

七夜 2  
天天见 第2夜

如果爱是一种劫难，那你翻开这本书时，一定就是在劫难逃。

GOODBYE  
MY LOVER

我的再见  
爱人

GOODBYE  
MY LOVER  
葛花小子/著

藏在不出深处的**隐性纯爱**。每一段用金钱开始的交易，都要用心去结束。

天涯社区原名《爱上包养我的少妇》新浪读书原名《地产女老板》

迄今唯一同时**称霸两大中文网**的催泪悲情炸弹

一本掀起都市畸恋和伦理道德的情爱佳作

武汉出版社

# 目 录

第一章 初见.....	1
第二章 莉姐的关怀.....	8
第三章 爱上熟女.....	18
第四章 老男人的矛盾.....	27
第五章 鬼使神差.....	35
第六章 美丽白领OL私密.....	42
第七章 办公室刁难.....	54
第八章 妒意.....	66
第九章 偷情的代价.....	81
第十章 报复.....	88
第十一章 因祸得福.....	98
第十二章 衣锦还乡.....	114
第十三章 误会.....	130
第十四章 徇私枉法.....	145
第十五章 回家.....	158
第十六章 贝贝.....	173
第十七章 与情敌交锋.....	188
第十八章 争吵.....	204
第十九章 重大事故.....	219
第二十章 彼得.....	231
第二十一章 和彼得交易.....	243
第二十二章 莉姐入狱.....	260
第二十三章 影片.....	273
第二十四章 报恩.....	286
第二十五章 莉姐出狱.....	304
第二十六章 与莉姐厮守.....	317
第二十七章 首映.....	333
第二十八章 亲生父母.....	349

第二十九章 再见，我的爱人 ..... 374

## 第一章 初见

2000年的冬天，我第一次见到莉姐是在靠街的一个饭店里，是刘姐带我去见她的。

我当时一直没敢看她，羞涩得犹如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出身农村的我知道这是多么丢人的事。

我是通过找家教认识刘姐的，她专门以“帮学生找家教”为名在“横大”给一些有钱的女人找年轻帅气的大学生。

她人不坏，认为做这个也没什么不好，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现实。

“你还没毕业，好歹也把学业念完吧，父亲的病不是小病，做家教什么的怎么能一下子讨那么多钱！”在得知我的情况后，她这样对我说。

我微微点了点头。我并不知道她接下来要说的事，我以为她只是关心我，随意说的安慰话，可当她迟疑了下说出那件事的时候，我的脸红得要死，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回去考虑一下吧！想好了，给我电话！”刘姐淡然一笑，然后上下看了看我说：“真的是个帅小伙！”我又是抿了抿嘴。

两天后，在得知父亲如果不做手术生命肯定保不住的情况下，我颤抖着双手拨打了刘姐的电话。

那天，我敲了罪恶的门。

外面到处都是快要过年的气息，飘着雪的街道上不时有人放鞭炮，那种年的味道几乎让我窒息。有钱人过年，没钱人怕年，透过模糊的玻璃，我看到了路边似乎有个乞丐在那里磕头要钱。

心里酸酸的。

桌上的那杯茶冒着徐徐上升的白气，嘴一呼也都是热气。玻璃窗上被弄了一层朦胧的雾。

我来到横江上大学的四年，横江的冬天从来没有如此地冷，靠江的城市难得下场大雪，可那年却纷纷扬扬。

“哎，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一个清脆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她进来的时候对刘姐说了这句话。

刘姐很客气地迎了上去，我没有回头望，她从我的背面走来，走到我的面前，她脱下了黑色的风衣，刘姐帮她挂在了椅子上，风衣里面是件白色的毛衣。

她的声音很好听，但是我没有看到她的样子，我一直没敢抬头。

“呵，陪我去下洗手间！”刘姐一笑说，她愣了下，然后忙站起来，跟刘姐走了出去，我抬起头看到她们的背影。

剩下的我在那里，望着那杯热茶，心里乱作一团。

不多会儿，她们回来了，我的头再次低下了，我看到了刘姐的包里那微微露出的信封的一角。

“哎，小颜，叫莉姐！”刘姐说。

我慌乱地抬起了头，对她很扭捏地一笑，我没有叫她莉姐，而是说了句：“您好！”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也是说的第一句话。

她很漂亮，漂亮得让我出奇，我以为会是一个相貌丑陋，身材臃肿的女人，可不是，我真的不能够理解，她这样的女人会缺少男人吗？

她清新脱俗，脸庞白皙，嘴唇粉润，眼睛大大的，睫毛很长，有神的出奇，手上带着一个水晶链子，亮晶晶的。

“哎，你好，想吃点什么，随便点吧！”她很大方地说。

大概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吧，她低头把包拿到桌上，然后把皮夹子拿到了桌上，她再次抬起头的时候，我又躲闪了她的目光。

她咯咯一笑，然后睁了睁眼睛说：“路上堵车，又滑！”我微微点头，不知该说什么。

刘姐左右看了看，然后拿起手机笑笑说：“呵，这群死鬼，催命似的，说是三缺一，看来不去还不成了——”接着她对莉姐说：“哎，你和小颜吃，我要走，没办法，哎！”莉姐客套似的挽留了几句，结果刘姐很顺利地走了。

刘姐没走了多会儿，又回来了，她喊了声我：“小颜，你出来下！”我慌张地站起来，跟她走到了一边，她有点着急地对我说：“哎，你放开点啊，怎么跟个女孩子似的，她可是第一次，也紧张着呢，你不

放开，怎么行啊！你不想给你父亲——”我没等她说完，我就狠狠地点了点头。

我回去后，剩下我和她，我更加紧张了，心都快飞出了嗓子眼儿，她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女人，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

她叫了很多菜，那些菜是我二十三岁之前都没吃过的，她一笑说：“你们放假了吧？”“嗯！”我点了点头，然后一直望着窗外。

她停了下又说：“土木工程专业不错的，好好学，以后进我们公司好了，呵，我们是盖房子的，盛世听过吗？”“嗯，谢谢你！”我望着她笑了笑，我想到了刘姐走时说的话。

她看着我，也抿嘴笑了下说：“哎，赶紧吃吧，别凉了！”为了掩饰紧张，我埋头在那里吃着米饭，其实也不是为了吃饭，就是打发时间，我感觉到了深深的罪恶，想到了那些世俗中让人唾弃的行为。

我知道这是不光彩的。

她没吃，双手放在桌上，趴在那看着我，犹如看一个孩子，她微微一笑，说：“多吃点菜，别老吃饭！”我低着头点了点，三下五除二，就把那一小碗米饭吃完了。

这个时候，她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大大信封说：“哎，拿着吧！”我抬起头，茫然地看着那个信封，然后又看了看她，她突然就不笑了，似乎有点失落，我很是担心。

“把钱拿着，别多想！”她皱了皱眉头说。

我愣在那儿，她从后面拿过大衣，似乎想走，我突然鼓起勇气叫住她说：“去你那儿好吗？”她停止了穿衣服的举动，看着我，仔细看了会儿，然后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我当时想，我是不能白拿她的钱的，即使是借也是不能这样做的，她的失落似乎让我看到了她的渴望，以及她眼神里不为人知的苦楚。

出去的时候，一股寒流袭来，她裹了裹大衣，然后转身望着我惊讶地说：“哎，怎么穿这么少啊，外面没穿棉袄啊！”我笑一笑说：“不冷，穿多怪沉的，不舒服！”我傻傻地笑。

“你笑的时候很好看！”她说了下，然后走到停在门前的一辆车旁说：“哎，上车吧，外面冷！”那是一辆红色的奥迪，我上了车，她把车门关上后，坐到车上，一边开一边说：“哎，你家哪的？”“陕北的，离这很远！”“哦，那儿多吃面食，喜欢吃辣，在这边吃甜的还习惯吧！”她不看我，一直望着前方，我似乎能感觉到她确实是第一次找这事，故意用话来掩饰紧张，为了不让气氛冷下去，毕竟她比我大七岁，比我要放开得多。

“还行，刚开始不习惯，后来就好了！”“过年不回家，想家吗？”我不说话了，我是想家，可是那年，到了传说中的千禧年，到了我大四的最后一年，我却不能回家，本想打工赚钱给父亲看病的，可却走了这条路。她的话让我突然心里很难受，我想起了家里人都在医院里，顿时更加冷起来。

她似乎感觉到不该说了，于是一笑说：“别多想了，刘姐那人不会说话！”我点了点头。

车子绕了很多圈，进了一个别墅群，最后在一处别墅前停了下来。

她掏出钥匙丢给我说：“去开门，我停个车！”我拿着钥匙有些茫然，但是只有下去去开门，门开好了，在门外等她，站了会儿，她从雪里拎着衣服走过来了，看到我站在那里，头上都落满了雪，皱着眉头说：“你怎么不进去啊，外面这么冷！”我望着她笑了笑，我看了看脚，脚上都是雪，她走到里面拿出拖鞋，拿到我脚边说：“换上，进去吧！”她见我不动，抬起头望着我笑了下说：“不要换了，屋里也老脏的！”我还是把鞋脱了，我有些不好意思，袜子上有洞，她看到了，一笑说：“快进去！”很是富丽堂皇，那时，我只在电视上看过装饰如此豪华的家庭，客厅很大，客厅的旁边是楼梯，红木的，灯很多，很华丽，沙发什么的，布置得很温馨。

她进屋后就给我倒了杯水，端到我手里说：“随便坐吧，喝点水就暖和了！”我接过水，她一边脱外套一边说：“别拘束，我也不经常回来，屋里乱糟糟的，你要是寒假没地方住，就来我这住，反正房子

大，闲着也是闲着！”“不了，我学校有规定，我们没回家的被统一安排了，有地方住！”我急忙说。

她脱好衣服，坐到了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说：“刘姐跟你说了什么了？”我手里的杯子差点滑了下来，忙说：“没，没说什么！”“呵！”她把台停在了一个情感访谈节目上，从桌上拿了一盒被破开的女士香烟，从里面抽了根，刚想点，马上对我说：“哎，你抽烟吗？”我摇了摇头说：“不抽！”“嗯，对的，上学的时候别学这个！”她点上后，抽了口，吐了个烟圈说：“你别这么紧张，先去洗个澡吧！”我坐在那发愣，回过神来忙说：“嗯！”我很迅速地站起来，然后刚走几步，她一笑说：“洗澡间过了楼梯往右拐，看到了吗？”我点了点头，然后刚想走，她又说：“哎，这是内衣！”随手把一个包递给了我。

我进了浴室，等我把衣服脱的只剩一条三角内裤的时候，我发呆了，那都是豪华的卫浴设备，我都不会用，我用手乱拧了几下，没有水出来。

外面传来了她的声音：“哎，小颜，怎么了？”

“没，没怎么！”当我转过头去的时候，看到她竟然站在我旁边，因为屋里有暖气，她就只穿了条连衣裙，几乎露出了半个丰润的乳房，白皙的让人窒息。我刚才因为紧张，门都没关。

她站在门边看着我，我的身体很结实，因为在家里的時候干活多，古铜色的皮肤，很有力道的胸膛，她一直盯着我看，然后走到我身边说：“莲蓬坏了吗？”

她没等我说话就走到了我身边，我的呼吸有些困难，下面硬了，把内裤绷的鼓鼓的，那是本能，无法控制。

她一按就出水了，然后站起身来说：“可以了！”我站在她的面前，看着她的乳房，以及她那迷人的外貌，白皙富有弹性的身体，我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她看出来，低头一笑说：“没小姑娘的好看！”

“不是！”我慌乱的竟然说了这句话。

她抬头看我的时候，脸红了，比我都紧张，喘息都急促，看着我，她像一头母兽一样贴到了我的身上，然后就亲吻起我来，开始慢慢的，我的头一下子炸的什么不知道了，耳边嗡嗡的，像是磁石一样被她吸了过去，然后紧紧抱在一起。

她很可怕，在瞬间疯狂起来，亲的我嘴都痛了，我很笨，什么都不知道，是她把我的手拉到她乳房上的，软软的，凉凉的，舒服死了，她越吻越用力，一边吻一边喘息，急切的像是犯了毒瘾的人，她竟然把我压到了地上。

“别怕，给我！快，救我！”她在我的身上疯狂地亲吻起来。

我的第一次让我后来一直感觉，我像是做了回女人。

她太需要了！

手抓的我下面痛的厉害。

她坐到我的身上，我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去管，动物本能地抱着她，随着她的跳跃，挺动着，舒服死了，那是我的第一次，永远难忘的第一次。

她的双手从自己的胸前一直用力地往上摸，最后抓着自己的头发，头发被弄的很乱，身子跳跃的很有节奏。

疯了，两个人都疯了。

她满头大汗地望着我，微笑着，看了我一会儿，突然又狠狠地亲了我一下。我皱着眉头说：“进去了，没事吧？”

她压在我身上，捏了下我的鼻子说：“傻孩子，不会有事的，结过扎了！”说着，又在我的脸上亲吻了下，很甜很美的样子。

“我是不是太快了？”我把头转到旁边说。

她在我的身上“晃”了没过一两分钟，我就完蛋了。

我想当时她是没有满足的。

“你很久没和女孩子在一起了吧？”她的问话把我问住了，我茫然地说：“什么？”

她看了看我的眼神，突然惊讶的表情说：“第一次？”

我点了点头。

是的，那是我的第一次，出生穷山沟的我很传统，并且因为穷，我都没敢交女朋友，有不少女孩子喜欢我，也都被我拒绝了。

她感觉不可理解似的，皱了下眉头，继而笑了，说：“真的吗？”

我微微一笑说：“你喜欢就行！”

她看了看周围，然后鬼机灵地，并且很新鲜地说：“起来，到床上来！”

她拉着我走了出去，我跟在她的后面，彼此没说话，但感觉都很着急，她打开了卧室的门，那床看起来柔软死了，被子散发着芳香，温馨得让人立刻想跳上去。

她一转身，先躺到了床上，然后说：“过来！”

我趴到她的腿边，茫然地望着她那儿，床头的灯把她的脸照得很好看。

我挪到她的前面，显得很生疏。

性这东西跟任何手艺都一样吧，刚入门的人总显得那么笨拙。

那天晚上，整个人都像是在经历一场与二十年前不同的地探险，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有些羞涩，有些茫然，但是只要你有了第一次进入女人身体的经验，就全放开了。

第二次过后，她抱着我很认真地说：“你不该认识刘姐那人！”

我隐约地明白她的意思，说了句很傻的话：“你刚才开心吗？”

我问得似乎太有目的性了，这是刘姐跟我说过的话，她说：“你把她照顾的开心了，她自然会多给你的，她可是一个大老板！”

她很明白，抿了抿嘴，睁了下眼睛，很调皮地撇了下嘴说：“嗯，很好！”她坐了起来，打开了床头的柜子，一边去拿钱一边说：“怎么了，别多想了，你是好孩子，孝顺的孩子，是姐太坏了！”

我摇了摇头，她捏了下我的脸说：“开心点！”

我低下头说：“姐，算我借你的，你写张欠条，我将来一定会还你的，我成绩满好的，当初考了我们那个山区的第一名，毕业后，学校说推荐我出国留学！”

她听了，马上说：“说什么呢，这点钱对我来说一点都不算什么，也就买件衣服，你学习这么好，要好好学习知道吗？什么都不要想，先把家里的事情解决了，安心学习吧！你别往那些方面想，没有什么，姐也不是不三不四的人！”

她的话让我心里很温暖，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在学校里我是孤僻的人，父亲出事后，我连一个倾诉的人都没有。

她的话把我的罪恶感消除了很多，似乎还有温暖的感觉。

她很温柔地看着我，又是微微一笑，然后捏了下我的脸，接着就把我抱在怀里，亲吻了下，我突然感觉有种被宠的幸福。

## 第二章 莉姐的关怀

她不知又从哪里摸出了一根烟，叼在嘴里，神情自然飘逸。她吐了口烟说：“你爸爸得的什么病啊？”“不是病，是在矿上拉石料，被石料砸到的，需要不少钱，家里——医生不给做手术！”我刚说出这句，就哭了，人在遇到难事的时候，最怕别人关切地问了，一说，泪就忍不住流出来了。

她见我哭，赶忙拿过纸巾给我说：“不要哭，没事的，男子汉可不能动不动就哭！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真的！”我看了看她那真切的关心的眼神，点了点头。

我继续说：“父亲出事后，我连一趟家都没回，是我妹妹跟我说的，她都不上学了，说要跟人出去打工——”“你们这些孩子，打工能解决吗？”她“哎”了声，挪到我身边，搂住我，然后摸着我的头说：“别难过了，有姐在，一切都会好的！”我抿嘴点了点头。

“今天晚上，在这住吧，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打钱！”我又是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住在了她那，她一个晚上都抱着我，她睡在我的旁边很安逸，很享受的样子，她睡觉不喜欢关灯，灯照得我有点睡不着，可是照着她的睡姿很知足很甜蜜，看起来很美。

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了，其实是几乎一夜没睡，都在为跟她做过的事反复地忏悔与宽恕自己。

一个晚上的思想斗争。

不过，也不是很难过，她是一个好人，我从那天就开始知道。

早上，她做的早饭，吃饭的时候，她一直让我多吃，说多吃了，才有劲，才结实，她说完了，自己意识到什么，突然有点害羞地笑了下，我也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吃过饭，她开车带我去给家里打钱。

路上她一边开车一边说：“哎，昨天晚上没睡？”我在车上无精打采的样子，她意识到了。

我忙摇了摇头。

她呵呵一笑说：“哼，你被刘姐吓坏了，我再见到她，非教训她不可！”“别，她没有说什么！”我很急促地说。

“她，我还不知道啊，不过——”她叹了口气说：“哎，她也挺可怜的，孩子要上大学，死男人原来爱赌，把家产都输了，后来就得了不死不活的病，天天睡床上，一家上下，全要她一个人照顾，也是可怜的女人！”我点了点头，刘姐看起来是不怎么坏，我说：“你别怪她，她真的没说什么，也没说你不好！”她听我这么说，转过来望着我，一笑说：“怎么着，还很护着刘姐的嘛，呵！”她戴着墨镜，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心里没底。

我忙摇头说：“没！”她看了我一眼，又笑了。

“想好怎么跟你家里说这钱了吗？”她很细心，问了这句。

是的，要不是她提，我还真没想过怎么说，因为这笔巨款来得太快了。

我摇了摇头。

“这样，就说是你们学校老师帮忙，学生捐款——”她说到这不说了，似乎感觉不太好，也许捐款这事，会让我有点没自尊，其实我倒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人在这个时候，哪来那么多自尊，我都做了这种事。

开始的时候，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在做很坏很坏的事，很不光彩的事。

我说：“嗯，可以这么说的！”她微微一笑。

打钱的时候，我要跟家里打个电话，我说：“我出去下！”“干嘛去啊？”她问我。

“给家里打电话！”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现在看来很老的三星手机给我说：“用这个吧！”我看着茫然，我根本不会用这东西，2000年的时候，用手机的人都不太多，别说对于我这样的穷学生了。

她明白说：“说下号码吧！”我犹豫了下说：“我们村东二毛家小卖铺的——”我说了号码，又加了句：“就说找刘国盛家的——”她听了这句话说：“刘颜，通了你说就好了！”我点了点头。

是我一个叔叔跑来接电话的，我家人当时都在医院里。

我跟我叔叔说我有了三万块钱的时候，他根本不敢相信，在我的再三解释下，他说：“小颜，你可不能干浑事啊，我们刘家虽然穷，可祖祖辈辈都没干过对不起祖宗的事啊！”这句话犹如一把刀一样插进我的心里，我叔叔自然不会知道我干这事，他肯定以为我拿刀抢劫什么的。

旁边的她也听到了。

我的情绪立刻难受了，牙齿咬着嘴唇，她看着我，皱着眉头很难受的样子。

但是事情还是办好了，不管叔叔多么怀疑，可是面对生命——对于穷苦的人来说，是没有办法的事。

打钱的时候，我见到了我那时二十多年来见过的最多的钱，那对我来说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事情搞好后，她心里一直似乎有愧疚似的，最后一笑说：“我送你回学校吧！”我当时怕学校里的同学看到，她也明白了，一笑，从包里又拿出了一万块给我说：“拿着吧，零花！”我没有要那钱，死活都没要，我说：“我用不了什么钱的，我最后这半学期时间多，我们快要实习了，自己可以出去挣钱！”她最后没办法了，把钱收了回去。

“要不你自己回去吧！”她嘟了下嘴，一笑说。

我也一笑说：“姐，给我张名片吧！”她突然慌张地说：“哦，我忘带了！”她这样说，我不再多问了，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联系她了，即使不带名片，她可以把手机号码写给我的，可她没有。

我低头很久，然后抬起头说：“你不满意是吗？”她皱着眉头笑了下说：“傻孩子，姐很喜欢你！”我下了车，她那天没有送我，我知道她是不想联系我了，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概是一个星期后，我打电话回家知道我父亲的伤好了，我母亲千叮万嘱咐让我好好谢谢老师和同学，我妈在电话里激动地说：“小颜啊，咱们家虽然穷，但还有那么多好心人帮助我们，你一定不能忘本，知道吗？将来到什么时候都要记住人家对我们的好，别人有难处了，将来有出息了，也要帮人家！”我听着母亲的话，心里酸酸的。

我突然想起来，我有快一个星期没见到她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想她，这几日因为担心父亲的手术，一直没怎么想这事。

我想谢谢她，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可我没办法联系她，我去了她的别墅，等到晚上十点多也没见到人，第二天，我去了学校南门的那个中介所，刘姐在那里，她就是开了一间小房子的中介所，顺便做这事的。

“呵，小颜，她没留电话什么的给你啊？”刘姐一边描眉一边说。

刘姐人长得很一般，甚至感觉有些不好看，但打扮得很妖艳。

我点了点头。

她放下眉笔笑了，望着我说：“你可真够笨的，那她是没看上你！”“分手的时候，她说她挺满意的！”我低头说。

“你这孩子真傻，这种事，她怎么好跟你直说——”刘姐马上又说：“那她给你钱了吧？”我点了点头。

“那就好，父亲的病好了吗？”“好了，我就是想谢谢她的！”我抬起头，有点难受地说。

刘姐又是一笑，拿出包葵花子放到桌上说：“吃！”她自己拿了个嗑着说：“你不会是想人家了吧，呵，她是够漂亮的，又有钱，这机

会可难得的，兴许啊——人家又有更好的主了——别癞蛤蟆——”她一边捣鼓那瓜子一边说。

我说：“我知道，我没想她，就是想谢谢她，如果你要是见到她了，帮我谢谢她！”我说完这个就想走，刘姐说的话让我有点伤心。

我确信我是真的想她了，不然心里不会酸酸的，听到刘姐说“兴许有更好的主了”的时候，我伤心了。

我刚想走，刘姐出来叫住了我，她说：“哎，你回来！”“怎么了？”我转头问她。

她说：“我这有她电话号码，你要不要？”我掩饰不住笑，点了点头。

拿着那个号码，我在学校的公共电话亭里，犹豫了很久，打了她的电话。

不多会儿，那边传来了她的声音：“喂，您好，请问是哪位？”她的这句话很好听，比她跟我说过的话都好听，犹如风铃一样清脆，而且还夹杂着特有的气质。

我激动得一时不知道怎么说。

她又问：“你好，请问哪位？”“我父亲的病好了，谢谢你！”我急促地说出了这句。

“呵，是小颜啊！”她还记得我，这让我挺开心的。

“嗯，是的，谢谢你！”我故作沉着地说。

“不要谢的，一切都好就行了！”她说得很干脆，犹如我们是普通朋友一样。

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也许真的，她是不满意我，刘姐说得没错。

她又说：“最近在学校干嘛呢？”“没干嘛，学校老师家搬家去了一天，后来装修又去帮了两天忙！”我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的确那几天，干了这事。

“还满充实的嘛！”她呵呵一笑说：“你怎么找到我的号码的啊？”“你别生气！”我说：“也别怪刘姐，是问她要的！”她的声音让

我浑身难受，不知道哪的问题，就是不安，慌得厉害，呼吸都有些困难。

“呵，不会怪她的，你放心好了——”似乎有人叫她，她忙说：“哦，小颜，先不说了，我临时要主持个会——”我赶紧说：“姐，钱我会还你的，等我毕业后工作了就还你——”她打断了我的话说：“怎么又说这话！”我差点哭了，破口而出说：“刘姐说你不喜欢我！”我说完就挂了电话，一口气跑回了宿舍，因为下雪，路上几次差点摔倒，躺到床上就蒙着被子大哭了起来，宿舍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晚走的同学也都走了。

我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我模糊地听到外面有声音。

“同学，我找我弟弟，她叫刘颜，在哪个宿舍？”过道里拉音，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我腾地从床上坐起来，她已经到了门口，看到了我，我们就这样望着，她一笑说：“没吓着你吧！”她真的是漂亮得能把人迷死。

我摇了摇头，从床上慢慢地爬下来，然后搬了个凳子到她面前说：“你坐吧，挺乱的，没收拾！”我搓了搓手一笑，放假的宿舍最不能看，哪个宿舍都是往死里乱。

她一笑说：“不坐了，你还没吃饭吧，姐也没，我们出去吃饭吧！”我点了点头。

出去的时候，我跟在她的后面，一直不敢靠近她，路过一个有人的宿舍时，我听到里面传来嘀咕声。

走出学校，她提议要到学校附近的馆子里吃，她说她知道横大门前的小吃街，很有名。

我点了点头。

要菜的时候，我说：“姐，我请你吧，你随便点！”她抬头望了我一下，笑了，然后看菜谱，一边看一边说：“装大款啊！”“不是！”“等你发达了，姐落魄的时候再请好了！”她说的这句话，我永远记得，似乎是个寓言，多年后，真的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我一直记得她这句话。

“我们喝酒好不好？”菜上来后，她望着我一笑说。

我点了点头，也是一笑。

“会喝吧？”她问。

“嗯，很会喝！”因为父亲的伤没事了，所以我也开心了很多说：“我最会喝酒了，在家里都是喝白的，我们那的男人都能喝！”她耸了耸鼻子说：“就喝白的，你喝不过姐！”接着就是，你一杯，我一杯，最后两个人都醉了。

她说要走，我说：“你醉了，不好开车的！”“没事，我们去车里说话！”我把她扶上了车，在车里，她一把拉住我的手说：“我还以为你把姐忘了呢！”“没有！”我贴到了她的胸上，她的胸很温暖，舒服死了，有些慌乱地回答她。

她一笑，拉着我的手说：“你有没有想姐？”我点了点头，她把脸贴到了我脸上，然后又问：“怎么谢姐？”我不知道怎么说。

她愣了下，然后嘴死死地咬住了我的嘴唇。

那天晚上，我跟莉姐在学校附近的宾馆里发生了第二次关系，她仍旧那么富有激情，我也比第一次要放开多了，最后两人都到了那种状态。

不过这次，她有些伤感，她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说：“小颜，这次过后，我们就不要联系了好吗？”说到“好吗？”的时候，她转过脸来望着我。

我从快乐中惊醒，望着她，点了点头说：“嗯，好的！”她就在我话一说出的那刻，她哭了，她猛地抱着我说：“你别多想，你是最好的，只是姐感觉你是好孩子，不想害你！”我迟疑了下，皱了下眉头说：“你没有害我！”我说的声音很低，只是想用心跟她说，她真的没有害我。

她叹息了声说：“可是姐，我——我不想再——”她皱了下眉头。

我望了她会儿，然后点头说：“嗯，我知道，我以后不会打扰你了！”“你别这样，你应该理解姐的苦衷！”我仍旧点了点头，然后我